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中獎

一種把人們分別出來的辨別法，不是學生成績或事業地位，而竟然是「有中獎命」與「沒有中獎命」。

「我沒有中獎命，真的，從來就沒有中過獎；一次都沒有。」家姐搖頭說。事業有成的她，說到中獎這回事，竟然聲音低沉，眼神黯然。人們對於自己不能控制之事，總是帶有幾分無奈感。

很少聽人誇讚自己「有中獎命」，那話題就跟健康一樣忌諱。小時候試過驕傲地說自己很久沒有生病了，但翌日便傷風感冒起來；這情況屢試不爽以後，不敢再誇口了。老人家說健康是天賜的，不許個人領功。那麼中獎也是恩賜，誇口便開罪虧福，最好不要炫耀。但中獎者確又欣喜莫名；因為獎品獎金還是其次，而是因「寵幸有嘉」而感驚訝。中獎者何德何能，箇中沒有邏輯；得獎人可能罪大惡極，我的姐姐卻是大好人，長年當義工，但卻跟獎品無緣。

當然，獎品未必一定令人歡喜。我有回抽中了獎，獎品竟然是兩大罐十公斤花生油；這對於穿着晚裝高跟鞋踏着紅地氈的得獎者來說，絕對是個惡玩笑，一點幸運感都沒有！朋友生前常常中六合彩，為證明自己幸運，他把彩票全都貼進相簿，一共三冊，這些證據曾使他十分驕傲；可惜他最後抽中了腦癌，英年早逝。

中獎這事真的很神秘；有回春節晚會送大利是，親眼看着銀行家逐圍枱找朋友並跟人握手，每逢有跟他握手的人，待他轉身便聽見台上叫出手持的號碼，繼而得到大利是一封，如是者未有落空；那銀行家是真正的「財神」，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古今談 范舉

中國幹細胞研究見急功近利現象

中國的科技部二〇一二年四月發佈的《幹細胞研究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十二五」專項規劃「以幹細胞治療為核心的再生醫學，將成為繼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後的另一種疾病治療途徑，從而成為新醫學革命的核心，幹細胞研究因此被提升到戰略高度。國家自然基金全部設有幹細胞科研基金，並將支持方向明確指向幹細胞的臨床應用。」

幹細胞整頓工作辦公室調研後歸納的調查結果是：幹細胞治療已經成為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等重大疾病的一種新的治療選擇；從調查來看，成體幹細胞治療已經在我國三百家左右的醫院、機構開展，範圍涉及血液病、淋巴瘤、心肌梗塞、肝硬化、糖尿病、抗衰老美容等一百多種，但採用的幹細胞來源不盡相同，對這些不同來源的幹細胞臨床使用的安全性也還缺乏系統的評價。因此，急功近利進入治療領域，賺取利潤，很容易出現醫療事故。

七年來，醫療部門已經未受理審批幹細胞項目，實行整頓細胞醫療一哄而起的亂象。

在近期召開的「二〇一二細胞治療技術研討會」上，中科院院士吳祖澤認為，中國與美韓等國在幹細胞治療領域的差距主要有三點：一是我國尚未建立統一的質檢標準與質檢受理單位，因此也就不能大規模使用；二是幹細胞臨床研究與應用的審批規程和監管規則還沒有形成，有待理順；三是一些單位作了過度的、不科學的商業炒作，造成負面影響。究竟細胞醫藥屬於醫療技術管理還是屬於醫藥管理？困擾着中國。若這個問題不能盡快解決，中國將會失去國際上的商業利益。

大概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是國家藥監局剛剛分開，但幾年之後，藥監局慢慢地也撒手不管。二〇〇五年，衛生部辦公廳給黑龍江省衛生廳發了一個關於認定腫瘤免疫復甦療法的相關通知，稱腫瘤免疫復甦療法的體外細胞培養這類移植免疫技術屬於臨床技術。這意味着原來作為藥物監管的幹細胞又被定義成了醫療技術，由衛生部行使監督管理權。

藥監局從幹細胞的監管退出了，起着一個負面作用，就是民間的資金難以投入

幹細胞醫藥的開發和研究。中國出現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這是一個社會管理的科學問題，如果中國取得突破，提高社會管理能力，生產力將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

雙城記 何冀平

五百場

這次在京停留的日子稍長，因為本月十三日，筆者二十五年前所寫的話劇「天下第一樓」演滿五百場。五百是一個普通的數字，用在一台戲劇上可不普通，通常一部話劇，演幾十場，上百場已屬罕見。在北京人藝的舞台上，只有兩部戲演滿五百場，一台是《雷雨》，一台是《茶館》。

《天下第一樓》講的是一九一七年，北京前門外俗稱天子腳下有一家烤鴨的飯莊，老東家經營了一輩子，但兩個兒子不務正業，入不敷出瀕臨破產，不得已請來一位「總經理」，那時叫掌櫃，此人精明能幹，利用各種手段，費盡心機，十年之間把飯莊做成京城第一家，蓋起了北京城飯莊裡的第一座樓，名噪京師，日進斗金。正在得意之時遭到各種非議，受到兩位少東主懷疑，最後將他辭去，人去樓空。他臨走留下一副對聯：「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客，只三間老屋時宜明月時宜風」。

我在祝詞中講了幾個數字。《天下第一樓》一九八八年六月首演，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滿一百場，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滿二百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滿三百場，一九九四年滿四百場。當年參加演出的二十五歲青年，如今已五十歲步入老年。劇中有三個小徒弟，每場演出上下場一百七十多次，他們曾在腰上帶了一個計步器，一場戲下來大約走二千九百步，五百場走了上千里路，鞋穿壞了四五雙，褲子穿破了七八條，有九位演員從第一場演至如今，有九位演員辭世，一個演員五百場都演一個角色，這個角色需要剃光頭，剃了五百次。從這個劇中，走出十數位現今中國的明星演員，是在影視話劇中擔綱的台柱，此劇去過世界九個國家地區演出，被稱為「烤熟的鴨子都會飛」，最高觀賞紀錄是一位觀眾看過二十七遍。

五百場當日北京人藝召開了一個隆重的紀念慶祝會，我寫此劇之初曾在全聚德採風，又適逢全聚德建店一百五十周年，全聚德包了第一場戲，請了全國六十七間有名的老字號如「仿膳」、「樓外樓」、「東興樓」等酒家的CEO來看戲，送來了金線綉成的「福」字金匾，全聚德最高技能的徐總廚師長，帶領手下，在首都劇場的大廳裡，擺下盛宴，展示他們的全鴨席。別以為這餐飯是「白食」，每次天下第一樓上演期間，全聚德的營業額都成倍增長。

一台戲文本固然重要，也在於導演的把握，從第一場到第五百場，台詞全部一致，一字不改，因為導演嚴格把關，連「嗯、啊、嗎」這樣的虛詞都不准加，有的演員想按自己的話說，導演馬上糾正。我寫電影電視劇，最看重的是話劇，作家高爾基說：「最難的文字創作形式是話劇」。而也只有話劇才有編劇的位置。

演了五百場，還是場場滿座，因為戲中有食法做法、美色、美味，好玩好看好笑，現在內地的觀眾小品看多了，追求好笑，一部話劇演出風格和味道已經難得，但我看重的是這台戲要講述的精神內容，人生況味，那一點普世真理，每一個人物要表達的精神神韻文化內涵，這才是「天下第一樓」能不能演下去的根本。

不知道我看不看得到它的七百場、八百場，二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個青春少艾小丫頭，現在已是懶對菱花，好在《天下第一樓》不會變，不會老，永遠像她的第一場一樣年輕。

百家廊 陳曉鳳

平凡的幸福

曾自詡有所追求，不能忍受庸常的日子。

在過去長長的一段時光裡，我總是以忙人自居，分分鐘都要計算，在家也要讓自己忙得一路小跑。我不理解為什麼人們要用上午的黃金時間去買菜，去公園閒聊，去歌廳唱歌。我總是在太陽下山前後，才邁着匆匆忙忙的步子，去超市買挑剩下的青菜，然後匆匆回家解決晚飯。

一天下午正在忙呢，我的腿突然疼得站立不穩，繼而走路都費勁兒了，只得趕去醫院。醫生讓拍了片子，原來是關節傷了，要立即開始輸液，且一輸就得半個月。我開始一瘸一拐地走路，似乎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匆匆而過的路人，時時用眼角掃我一眼，可能把我當成殘疾人了，從人們的目光中，我讀出了憐憫。

走得慢，就觀察起路人來。但見無論男女老少，無論身材苗條還是肥胖，個個都是步伐瀟灑。瞧那位穿紅外套的年輕姑娘，她那雙踏着白色旅遊鞋的小腳，邁的步子多麼輕盈；瞧那位體形微胖的中年男，他的步子多麼堅實有力；年輕的小伙子們，更是人人步子矯健。再瞧那些小朋友們，他們個個蹦蹦跳跳的，像是些小精靈；就是那些本來應該步履蹣跚的老人，走起來也是那麼優雅從容，一點兒都沒有關節受損的跡象；最讓我受刺激的，是有幾位老婦人，竟然在我面前連跑帶跳地過了馬路；而我望着疾馳的車流，一步也不敢邁動。觀察了半天，才發現了一位推着助力車的老人，他有點兒行走不穩，可還是比我利索。

我心想，怎麼偏偏就是我，還沒有老得怎麼樣，就走路都那麼艱難了？真不能相信，幾天之前，我還是大步流星地走在路上呢！我開始羨慕別人。他們都有完好無損的雙腿，在大好春光中行走自如。就是鄰居那位快90歲的大媽，還能優哉游哉地逛去早市呢！

原來幸福是那麼簡單：有一雙無病無災的腿就夠了！擁有好腿的時候，我怎麼沒有珍惜呢？很多時候，我簡直忘掉了雙腿也是有生命的，我拚命地使用雙腿，以為它們是跌打的，永遠使不壞。我從來不關注和保養自己的雙腿，就是當關節已經報警似地疼痛過幾次之後，我還是要強迫它們過度勞累，跑着辦不完的事兒。終於，關節罷工了。它不但需要昂貴藥品，還需要長長的時間才能重新修復。

我停止了繁忙的日常功課，開始一天天地跑醫院輸液。奇怪的是，在這些什麼都不幹的日子裡，我並沒有感到缺少什麼，反而感覺到另一種充實。我有了時間去觀察，去思索，去料理亂七八糟的家。原來，以前忙的那些事情，並不是想像的那麼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健康呵！能好好地走路，吃飯，才最重要！很多平凡的幸福，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

晨起去逛菜市的老人，天天推着嬰兒出來曬太陽的專職主婦，指揮着車輛的保安小伙子，在小區中做生意的個體戶，他們都在享受着屬於自己的幸福。那對在小區賣菜的河南小夫妻，天復一天賺着辛苦錢，8年如一日。守着女兒長大，兒子出生。靠着一個小小的菜攤，一家四口在北京扎下了根。那位帶紅箍值班的老大媽，快80歲了吧，還站在崗亭與街坊們談笑風生，她無疑也是幸福的。

我輸液的日子裡，北京的天氣出奇地好，早來的春風吹開了玉蘭，吹綠了柳葉。我想，頤和園的歌友一定又開始唱歌了吧？在桃紅柳綠的亭子中，他們的歌喉一定又長進了。攝影發燒友們，一定又在昆明湖邊猛按快門兒，永遠在捕捉着神奇的光線……這些以前覺得平常的景象，現在都讓我渴望享有。如果還我一雙好腿，我願意放下讓人熬得憔悴的所謂目標，好好度過每個平常的日子。

我要在城市中自由自在地漫步：去看夕陽下故宮角樓的滄桑，看頤和園的清新的初雪，看時剎海金黃的秋柳，還有清澈的湖水；當獨自一人的時候，我要聽胡同裡小販悠長的叫賣，靜靜欣賞樓下盛開的紫色玉蘭。我要清早起身，就去早市挑選新鮮的蔬菜，裝進拉桿箱帶回家，為家人準備一天美味的飯菜。我想，從前，怎麼從沒有想實踐過這些好事兒呢！

在專心治病的日子裡，竟有一種解脫的快樂。不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而是在細細品味生活的每一縷味道。突然悟出，即使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不管別人看他如何淒涼，也會有自己的小幸福。那幸福，可能就是一碗熱熱的菜粥，一片午後溫熱的陽光，是坐在輪椅上嗅着春天來到的清新氣息。

幸福是什麼？是飢餓時一塊熱烙餅和一碗白菜湯，是勞累之後回到簡樸舒適的家中，是親人之間的親情傳遞，是一份天天要做的事情，更是一個健康體魄。人的弱點是，往往渴望得不到的東西，卻對身邊的幸福視而不見。

我的一位很要強的同事，執着地追求事業，每天中午不吃飯抽着煙寫文章，結果突然查出了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他說：「什麼名呀利的，生命才是最寶貴的！」還有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說過，他最重要的事業，是成為一個「生活家」！

「生活家」的了不起，就是能把柴米油鹽的日子過出滋味來。有的草根美食家，就是吃一根白蘿蔔也得精益求精。一根蘿蔔，要做出白蘿蔔火鍋、高湯燉白蘿蔔、糖醋蘿蔔絲等等幾種精緻的菜餚來。把「吃飯」這件簡單的事兒，變成了一門藝術。同樣的生活素材，心境不同，就能過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暗淡還是燦爛，是能由自己決定的。

珍惜平凡的幸福吧！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高齡產婦」的天空

前廣播處長黃華麒，因為監製無線電視實況劇《我們的天空》，得以機會與一批同時代的舊友聚在一起。

這一回，他幽默自稱「高齡產婦」，有點靦覥，但充滿激情。說實在，「高齡產婦」是值得自豪的，因為難得有心有力，不是每一個「高齡產婦」都可以順產的。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黃華麒監製導演《獅子山下》開始，不同年代，他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作品與我們見面。七十年代中，他為廉署製作的廉政劇集，改變了市民對廉署的印象；直至二零零八年，他出任香港電台廣播處長，以為他放棄了製作。想不到，退下官職，黃華麒還是可以重操故業，再戰一回。

星期日晚看了第一集《望子成龍》，父母為了讓孩子入讀名校，贏在起跑線，課餘名師補習、名教練練球、樂器訓練等，不惜把兒子推向無煙的戰場。這確是香港有孩家庭的寫照。

我家居附近一所名氣國際學校，每逢開放日還是招生日，這一寧靜小區便會大塞車、大混亂。有位本身也是教育界的朋友，為了帶子女到名校轉一下，來我家叩門，但求一個泊車位。

我朋友的小孫子，入讀了名校，面對無煙的戰場更大，小學生決戰的除了考試，朗誦、彈琴，現在還玩起風帆來了，相信不久的將來，可能要學駕駛飛機也說不定哩。香港孩子要在名校中出人頭地，贏在起跑線，是無盡頭的刻苦訓練。《我們的天空》對此有深刻的描述。

《我們的天空》是否黃華麒的「儘仔」？顯然言之尚早，縱觀十二集的內容，涉及一連串香港人關心的社會問題，如教育、房屋、人口老化、青年競爭力下降、兩地矛盾、移民潮等民生問題，相信定會引起市民共鳴。香港民生問題太多，看來「高齡產婦」未必可以收工哩。

演藝蝶影 小蝶

尋找蝴蝶、天虹和鮮花

上文提及香港教育局印製的「《中學中國語文戲劇教材系列（二）：劇本選輯及導賞》」教材套，內裡收錄了十二個本地原創劇，包括兩位著名劇作家何冀平老師的《德齡與慈禧》和莊梅岩的《破冰天使》。我叨陪末席，數年前創作的短劇《蝴蝶與天虹》也被列入教材系列之中。

想起創作《蝴》劇，我有一些故事與大家分享。記得該劇團負責人聽了我的構思後，深受感動，叫我將這個關於辦公室「殺戮戰場」的故事寫出來，並且身兼導演一職。當我寫了第一稿後，她說由於《蝴》劇是與其餘兩短劇同場演出，要與該兩劇共用佈景，所以不可以有屬於自己的實景佈置。我大嚇一跳之後，只好立即將整個劇本重寫，將一間立體的辦公室改成一個在地上鋪上黑白棋盤的平面設計，寓意職員在辦公室內鬥爭就像棋子在棋盤上進行棋賽。你道那時我們在哪兒排戲？大夥兒都來了我家，客廳和天台是我們的排練場！

我大膽地找來從未演過戲的小泰莉（我對她的暱稱）飾演女主角小美。小泰莉沒有表演的「慧眼」，她演得很好，沒有人猜想到那是她的處女作。在排練期間，我因應一位演員的演技將其角色重寫，並且引導他以一種有趣味的方法演繹。結果，那個角色非常突出，令觀眾深深記着。

《蝴》劇中的小美年紀輕輕，卻樂於參與辦公室的鬥爭，拚命賺錢。雖然她有往外國學畫的念頭，卻總是捨不得紅紅綠綠的鈔票。不過，當公司發生一件又一件敲響她良心喪鐘的事情後，她終於醒覺。她像一隻破蛹的蝴蝶般丟棄了那個只有殺戮的棋盤，奔向以天虹為象徵的夢想，尋找她生命中的意義。

我特別喜歡劇中的兩種對比：辦公室的廝殺和花王過去的生活（即小美夢想的生活）。前者只有黑白二色、冷冰冰、公式機械、毫無情感、無多餘說話、聽到的盡是辦公室的爭奪廝殺之聲；後者卻色彩繽紛、溫暖舒適、自然純樸、流露真我、情感豐富、鳥語花香，彼此愛護鼓勵。蝴蝶、天虹、鮮花、瀑布、香味、彩圖、音樂、愛情、嬰兒……我用了大量富象徵意義的符號描繪美好的生活，叫人神往。我以小美在辦公室內留下一幅鹹魚的畫作象徵她要與她厭惡的舊生活決絕的決心，因為她與花王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就是周星馳的名言：「一個人如果沒有夢想，那跟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

至今我仍常常用《蝴》劇來自勉，叮囑自己要努力地尋找我的蝴蝶、天虹和鮮花，不要像一條毫無靈魂的鹹魚。

此山中 鄧達智

台北，油條豆漿

那些年，剛回香港工作，十一月藍藍天空密密北風，九時正打卡回歸工作崗位之前；密集製衣工廠的新蒲崗大有街行人路上密集各式惠民早餐；臘味糯米飯當然首選，甜豆漿加雞蛋添一管油條，絕對至愛！

吃慣牛奶咖啡麵包的味蕾，被粥品腸粉以外的中國傳統早餐再次喚醒童年記憶那盞明滅的燈。

昔日得吃平、靚、正擔擔麵通往鑽石山港鐵站的小路早已夷平，背後山一般高的荷李活商場侵蝕了整片山腰，大有街豆漿油條街頭風景早已淡出。

不要說香港，也不要說上海；早在二十年前某個早晨，走遍上海及杭州的大街小巷，為尋豆漿油條小店……遍尋不獲！

愈民間的愈失落！

台北永和豆漿大王連鎖店在內地出現，曾經帶來不薄的喜悅。可惜，永和愈長愈大，味道愈變愈淡，氣氛與質感離曾經叫人感動的真正台北永和產品愈去愈遠。

九七回歸前後，領路朋友曾經台大上課，面對聽久了永和豆漿的港客，老闆老伙記們笑用廣東話說：曾經住過香港調景嶺……好不溫馨！

離鄉別井來香港，輾轉台灣，沒想到本來百無聊賴，磨點豆漿做些油條自吃，然後口碑推廣開去，小小家庭作坊生意輾轉門面，再而國際馳名，影響神州萬千連鎖店子，永和二字早成神話。成功之道：價廉物美，淳樸溫馨，愈鄉土愈國際之外，讓客人口味落戶在記憶中簡約而親近的層面。

曾經人人力讚台灣小食，台北或全省大城小鎮夜市吃喝成為遊台主要吸引力。近年再訪台北，發覺一眾夜市所謂特色小食變作千篇一律：蚵仔煎、麵線羹、天婦羅、肉燥飯、肉圓、魚丸、豬腳、鹵肉飯、粿、米糕……種類聽來繁多，吃下去，過去獨特味道漸稀，雖然未至千篇一律，然而變化不多，質感未刻，陪襯的汁醬不論色調或賣相尤其叫人抗拒。

台北近年迅速跳升成為東南亞頗受歡迎的短線遊目的地，最得人心當然是民風以及大街背後的悠悠閒情；那是香港、新加坡、上海、廣州、深圳、北京……都漸次消逝的元素，還有書店、文化活動、酒吧、溫泉、近郊遠足與台灣特色食物都是吸引點子。如果夜市或小吃市場回舊時風味，當更叫客人窩心。

台北早晨，放棄酒店特色欠奉的早餐，走進大街背後，發售油條、豆漿、燒餅店子屈身入內，享受充盈民間氛圍，也不一定跑去永和了。